

多次到亳州酒厂，厂区一把大陶壶，巍巍盘踞如小山，不饮自醉。

亳州满城酒气，街巷乡野酒气更甚，酒气中多兵戈气。皖北都有兵戈气，平原苍黄，一望放诞，一壶绝尘，公路两旁的大杨树分明熏醉，听起来满耳秋沙飒飒。但皖北无大山，酒厂的大壶也就是一座小小山耳，于我乡大别山，皖北之山略等于门旁小丘。风物不同，气象殊异。风物不同，大别山壅塞塞塞，皖北却有三国沙场十万兵家气象。

在皖南宣城见过百余吨的大陶壶，苍然凌立水上。大壶在宣酒博物馆外的广场，酒意倾泼，似乎要绵延数十里。宣城之酒，我一直以为不过江浙花雕绍兴黄酒之流，如水阳江之水，如桃花潭之水，如魏晋名士清谈，清清淡淡，饮几大壶，才略如敬亭山之鸟，在324米的低海拔中扑腾几翅。孰料宣酒在皖南锦绣山水中，却自出心机，如九华后山奇峰，其味偏翠，势若百丈奔崖。

皖南一壶酒，不尽然在花间清逸散淡，还是磅礴大江的一腔壮流。

喝过宣酒，喝过种子酒，喝过高炉家，喝过古井贡，喝过农家自酿红壳糯米酒，喝过汾酒郎酒杏花村竹叶青海之蓝泸州老窖，偶尔喝过茅台五粮液，仙气浊气儒释道气于我如冬风扫街。我不擅饮，都是小杯心意。小杯亦有大乾坤，几小杯归腹，一片愁肠即被春风抚慰，心头敞阔。也喝过孝感米酒，会稽山黄酒，一个甜到酥软，一个绵劲十足。黄酒也有三分豪迈，喝到深处，困顿难醒，便似在藕花荡里随舟转悠，惊悸之美压于腹腔，却脱不了酒意的羁押。

老杜吟诗，似高粱酒涩而辣，杯杯乱石嶙峋。

李白吟诗，似泡在一缸剑南春里裸臂舞剑，酒气和仙气奔逸。

米芾挥笔，王羲之挥笔，唐伯虎挥笔，八大山人挥笔，张大千挥笔，笔墨沉沉，酒意沉沉，又拔地而起，似青峰倒挂，人间可做紫砂壶观。

杜牧是杏花村，范成大是酒旗风，王维是竹叶青，姜夔是女儿红，岑参是云岗石窟的老汾酒，李煜是壶底苍凉富贵冷灰，苏轼是一壶泸州老窖穿肠过，白居易是红泥火炉煨糯米酒，老子庄子一壶天地一壶逍遥，孔子孟子一壶老白开一壶封缸酒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壶壶如神祇附体。

一壶，一壶，一壶又一壶，又一壶，千百年之隔，别来无恙乎。

初秋居然赶了两趟苏州，缘分到了。

不意老吴中有此荒荒大水，水如巨壶，天地一收。在东太湖畔，苍天白云汤汤湖水，归帆点点，落日和湖水唧唧缠绵。天上半壶，太湖半壶，天与湖合，一壶烟色水色日色，夕阳有桃花色。

晚宿湖边酒店，芦苇习习生凉，但见湖天一色，月色照眼，不能一枕山，一枕水也要惜福。想起张岱当年湖心亭看雪，一人一舟一芥子，茫茫雪意，似要从老画里拍翅而出。斯夜天上月光如芒花，湖边芒花如雪拥，苇子随湖水轻荡，轻荡的湖水如帘间旧梦一颤一颤，陡生大湖壮渺而幽微之思。天地一大壶也，人在湖中，亦在壶中。人生匆匆过往，月色不变，秋风不弃，以中年心意观湖，也是斯文美好一景。

湖边启园新新旧旧，旧的是民国二十二年的建筑，近百年山水结缘，新的是葱葱林木，茶叶成片，桔树成林，枫樟错荫，年年池中花发藕结。新新旧旧是太湖水，登镜楼一眺，群岛隐伏，波影流光，湖风披襟，大有秋风吹我百忧空之慨。

园林之好，亦在收放于心。园内天地小，眼中乾坤大，大大小小，小小大大，一草一花，数石一池，如人身小天地，却横陈了丘壑精神。

花开花落，草枯草荣，都是天上月色的人间作答。

启园三景之一，乃东山康熙御码头，康熙上题“光焰万丈”，但昔日皇家言行早被烟雨濡湿无影，颇可观处是于右任的手书一联：

湖海尚豪气，松柏有本心。

世间观湖，心魄极大者，多蕴一壶滔滔豪情，鸣如钟鼓，最难得还如松柏本心自在，荡而不溢，放收自如，所谓寸心不昧，万法皆明。于右任在道眼前景也在提点人心。

启园西北处，是洞庭东山的莫厘峰，含翠吐碧，山青卷白，云起雾涌。莫厘峰的情意在山水在一派粉墙黛瓦，红土黄土上及岩隙旁竟放的茶树、杨梅、绿竹，肥沃到耀动人目。名茶碧螺春，人称“香煞人”，正是出自莫厘峰。我喜欢明前茶，那种好，二十年前苏州的学生请我尝过，此后念念难舍，一壶清茗，便是爱茶人的小洞天。

昨夜的一场雨淋湿了院中的香樟树，淋湿了花草草，淋湿了脚下的石板小径，也淋绿了老宅后门墙上的青苔，绿幽幽的，似乎还沾着几丝水珠，那剥落粉刷层的砖墙在细数往古。

抟泥为壶，宜兴的丁蜀古镇，亦是太湖水滋育的梦境之所。

丁蜀是美器之城。所产陶器以日用为大宗，苏缸、酒坛、砂锅、壶、杯、碟、瓶、花盆，质坚耐用，装饰纯朴。日用之美，不似宗室王孙乌衣子弟，倒像个寻常书生，碗粥杯酒，素朴抒怀，瓶瓶罐罐是过日子的道理。

均陶是春来堆花的富贵气象，彩陶是姹紫嫣红的繁闹岁



月光城 散文

黄亚明

壶

月，精陶是小家碧玉的素服芍药，青瓷是清透莹亮的饱满柔润，紫砂陶是桃叶供春的清香养神。

均陶是好日子锦绣，彩陶是日子里锦绣添花，精陶是好日子过了还有余味，青瓷是将日子过得云淡风轻，紫砂陶是好日子连着好日子，唇齿留香。

在丁蜀看紫砂壶，红泥一壶，紫泥一壶，绿泥一壶，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是一壶，慈菇荸荠荷花青蛙亦是一壶，一粒珠、龙蛋、四方、八方壶壶香透，梅扁、竹段、鱼儿龙、寿星壶壶永在焉。壶以有天趣为嘉，人生如养壶，少不得天趣，少不得神趣。壶中茶汤洋溢，湖中秋意分明。

回望太湖如盆水覆地，古镇如芥浮于水。人舟如蚂蚁依附于芥子，以为绝境，须臾水干涸，才发现道路通达，无处不可去。

一把紫砂壶，尽是太湖秋韵。

江南是书生骨子里的安魂地。天地远行客，一壶相送君。

离开了丁蜀之后，我找了一处远离湖岸风雨的老宅子，要了一壶老黄酒，温热后，就着太湖白鱼鲞，一口一口，一个人，慢慢地喝。

日出如窑火渐起，日落如古陶安定。

火的茶芽，几十朵金红茶芽，几百朵烫灼茶芽，几千朵生血滚荡的茶芽，几万朵，几亿朵……龙窑之树上，火焰翻飞啄碰爆绽（送松柴入窑门的男人，十指像在锅内翻炒）。茶分五彩，朱红，橘黄，砂白，墨绿，茄紫，在天地的窑炉里动荡，窑炉如巨幅杯盏，盛满日光、霜露、月色和山绷硬发翠的松杉，以及不可言说的孤独。

伐柴人在古画里挑一担松柴，沿黑线似的山道而下。不远处潜水汨汨，映照一粒伐柴人的黑影。水墨似的伐柴人，一脸烟尘孤苍，一身烟尘冷寂。

潜山市。痘姆乡。我的想像从散落在墙边的破损陶器开始——

那些素面泥胚，是老手艺人精心托托寄。千百年来，它们在等着烧制，涂釉，与人间有缘者谋面。

窑声如火，陶声如埙。窑场，窑炉，古铜色的烧窑人。

千度成陶。四百度，暗红色。六百度，桃红色。八百度，鲜红色。一千度，黄色。一千二百度，浅黄色。一千四百度，白色。一千六百度，无烟无焰的耀眼白色。

偶尔可见残缺或变形残缺陶器，隐忍于陶场角落。语焉不详，却穿透了历史土锈色的屏障，成为压卷的光阴绝唱。

一泥成佛，一壶成神，陶壶多神仙之姿。

大别山的痘姆乡村之夜，与江南丁蜀遥遥相对。一窑火，一壶茶，漫天靛蓝的星体烁烁，如民间茅舍里白首挨坐，灯火粒粒可亲。

宣城泾县以西四十公里处，桃花潭历历在目。黄山之北，九华之东，岁月所裁剪的青弋江一段，宛如青袍长袖的唐人诗赋，未知何时从天外遗落。四月间，游荡在桃花潭东岸的飞鸟，所巡狩之南方山野，桑园青蔚郁郁，油菜花金黄喷溅，空气里透明的流泉和熏风似乎要漫进游人的血脉。青砖黑瓦的老旧民居，做旧的，簇新的，古旧的，排排而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倒似人间百态。

桃花潭像个大酒坛子，铺开一江清凉的酒液。静坐古人曾踏歌的古岸阁，俯仰之际，江水悠悠，烟波漫起，有大孤寂。江上鸥鹭盘旋厮磨，江滩红男绿女应答追逐，有大热闹。沿江青山若翠螺，铺陈一片山花锦绣，有大繁华。山水孤寂繁闹，都源自一壶酒。李白和汪伦，醉了桃花潭，不是桃花潭醉人，是人醉桃花潭，桃花潭因此醉得一脸酡红，一年一年。想起唐朝旧事来，清旷的乡村雅集，渡口，酒店，八仙桌，对坐俩人，一杯，一杯，再一杯，听桨声，听江声，醉在杯盏，最入人心。

泛舟青弋江上，一篙新绿，深不见底。一江辽阔，饮酒之人走了，劝酒之人走了，吟诗之人走了，回首的风景，水天一色，分不清哪是古人哪是今人。今人古人隔一条江，便是千里万里千年万年。人生的惆怅多起于无可言处，一江水便将人生的所得所失，化为不可言的一切：

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

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

酒酣胸胆，酒真是好物。喝了几杯，沿江捡拾月色。月色似霜色，撒落一地。枝头桃色如月色，天上枝上地上，都是桃花嫣然。

夜宿潭边酒店，雕花木窗外，风吹沙沙，似有桃花朵朵羞涩悄放。李白是看花人，汪伦是看花人，山是看花人，水是看花人，我来看花，梦里看花。少年看花看不尽，青年看花尽是花，中年看花仅是花。我来桃花潭时快五十岁，青丝已夹白发，状似颓然，然心境欣然。

清晨从栈桥行走，一步步涉江而过。青弋江如青衣，荡起百树千波。古树如鬼魅，投影江中，仪容缤纷。

诸事皆宜，百无禁忌。